

T5763.6/3628 (4)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9 1953



第七回

說公事平分百兩金 議私情再設偷香計

却說范昆從宋大家裏出來一直走到縣前頰頭  
喪氣的一頭恰好遇見那白強兩箇請叫了一聲  
白強看他的氣色有些不好問道哥從那裡來的  
范昆出了半晌的神道我和你往大興酒園吃一  
杯去白強更不推辭搭了肩就走一路上說了些  
閒話到了園子裡揀一副坐頭兩人分了上下坐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AT HARVARD UNIVERSIT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1953

第七回



定吃了兩巡酒范昆道我的哥你知道我的心事是爲着甚麼白強道却不知哥是爲甚事來想是這兩日賭的不得意哩范昆搖一搖手道不是不是我告訴你就是那日在朱大家賭了回來在路上和你談的那事白強道那事有箇甚難哥值得這麼煩心范昆於是把方才往朱大家去說出結義的話叫把弟兄們的妻子也結拜做姊妹大家通家往來他妻子聽了却是不允細七的述了一

遍白強道哥莫忙大凡人總是錢能通神什麼人不愛此物的前日兄和我一說我却是指了箇門道叫哥走的哥必定要入門若不是這箇樣子却有些難范昆道我的哥你的話非不是的我也會這麼想要是替他贖出那些金珠首飾來我算七約莫要三五十兩銀子方能辦得我的哥我這時節一下子從那裡來哩昨兒想出這箇樣子還提近些所以到那裡且探七去那知竟不能如我的



算這却怎麼是好。白強道：我却替哥想着箇樣子。在此不知可合意思。范昆道：我的哥，你替我辦了這件事來，我總有好處到你，斷不辜負的。你且告訴我是何樣子。我只要弄得妥就是了。白強道：前兒你家二叔有一件公事，却是一口好食。我看這摠該有百金的出息。你家二叔的事多，那裡能專意辦這件事。你若要了過來，不就手頭活放了麼。要不得一半，捨着在朱大家裡花了，有什麼不得。

妥的哩。范昆忙道：是件甚事，我却不知道麼。白強道：這事連今兒出來，纔三日差的是二叔，讓我細講你聽。這原告你說是那箇，就是縣裏有名的錢百萬。他有箇同胞的兄弟，叫錢灼，分居在城南，時常的來和哥子打飢荒。陸上續上，也弄了有好幾千銀子去，刻下又光了。來借五百銀子去做生意。哥子那裡肯一文也不捨。昨兒想是和裏邊說明白了，要官斷他，箇永遠不上門的。我聽得送進五



百兩去、老爺那意思還嫌少哩、你看這事可是有  
點油水哩、范昆道票子現在那箇身上、白強道二  
叔昨兒叫潘全說話、只怕是交給他辦了、范昆聽  
了吃過酒起身、箕了賬、別了白強、仍到縣前尋着  
潘全、要了票子、一看、道限三日的、今兒已是限期、  
你可去兩邊知會麼、潘全道、原告不曾見面、門上  
人進去說了、他說一兩日有人來縣前會話、被告  
到會的、我看這人到是事路上的、我一到了他就

給了兩錠銀子、道官司是有得打哩、胞兄弟什麼  
是你的、什麼是我的、他會鑽門子、有錢塞城門、不  
來塞狗洞、叫他城門塞盡了、我這不怕死的、還有  
地方和他講去、官差吏差、來人不差、這點子候你  
吃箇飯、緩兩日再上來會、你正簽說話、我就走了、  
這些話、老爹都知道了、哥來問是怎的、范昆道、沒  
甚別的、這原告滿縣裏的人、都是想着他的、今日  
落在我們手裡、莫要錯過了、你看這事有箇甚出



息潘全道我聽見裏邊是先嫂平的他既有了靠  
山外邊的事只好就是見箇意見了多不過兩三  
箇銀子哥的心裡想着要怎樣哩范昆道你這說  
就沒事可辦了這樣好主子就輕放了麼兩三箇  
銀子要他做甚說着走回家范二虎正和幾箇人  
在那裡抹牌哩他見過衆人將老子一戮范二虎  
知道他要說話走了過來道做甚麼范昆道我們  
前日那錢家的一案事人來告訴了我大有箇取

抹爲甚交給潘全聽他的布置哩方才問着他只  
說裏邊是明白了外邊不過一二十兩銀子的事  
這樣可不錯過了他道明後日來會事可叫我去  
會他讓我和他講去爹的事也多所以來說明了  
好去的范二虎道也罷你明兒去會他就是了雖  
是這說事也要看箇起倒不要一味的往前走范  
昆答應了回到房中和小英兒奕了一會子又到  
廚房裡看娘和妻子安排晚膳他娘說道你老子



在家裏賭你不在縣裏去照應着、却走回來做甚的、范昆道、纔是爲一件公事來家計議的、還要去哩、說着仍舊到了縣前上宿、次日那潘全走到范昆面前、說道、錢家有人在外面傳事、房裡坐着哩、房裡的人也在那裡說要約去大興園坐七哩、我纔到家請老爹去、還沒有起來、說出來叫約哥去、會他便了、哥就和我去罷、范昆道、既是在大興園、叫他們先去、我隨後便來、這裏還有事要交代清、

了好去的、潘全只得走了、這裡范昆又在縣前閒逛了一會子、方纔慢慢的走到園子裡來、大家站起來拱了手、請叫了一般那錢家的來人、又過來見了、叙了一叙坐下、排上酒肴、猜三划五的吃了一會子、然後散着坐下、那來人在腰裏摸出兩箇包兒、道、錢爺多上的致意、諸位、這是箇見面禮、奉敬差房的、俟將來結局的時節、照這數是兩倍、沒有什麼煩諸位、只是往緊裡辦就是了、說着一包



通與房裡的人一包送與范昆手裡、范昆接過一握約莫有五兩頭的光景、接口道、這還是給我們執票子的、還是見賜的、想是給潘頭的、說着、一手遞與潘全道、你拿去罷、過來謝上、那來人忙道、范大爺有話、只管直說、莫要奚落我們、這箇幾兩銀子、自是不在你意下、但這件事、是箇直來直去的、沒有什麼文章做的、范昆道、固是這般說、我們做衙門、也是要稱人家的、有無錢、爺這麼箇家道來

打這場官司、眼見得是箇一了百了的事、我們效些勞、到底也要沾點箇光、這幾箇錢、買酒不醉、買飯不飽、就是夥計們、也還要領這幾箇錢、總是錢、爺若是不出手、我們竟是不要到還乾淨、若是見賜時、却要拿兩百銀子、把我們總像件事、房裡的人、見范昆開口、也便接着說了、那來人聽了兩百銀子、就張着口、半晌不言語、范昆道、我還有事去、有話在縣裏來說罷、說着、立起身來、道了一聲、攔



就先走了。少頃潘全和房裡的人都到了縣裏。范  
昆迎着問是怎麼散的。潘全道：「我們總說了許多  
的話，又托了他許他的籃錢，他轉了口，說明兒來  
會那兩包銀子，仍舊帶回去了。」范昆聽了點頭道：「  
明兒看他是甚麼樣來，我們再做計議。」說着大家散  
了。到了次日，那來人果然尋到班房裡來，見了范  
昆，道：「昨兒的事，令夥計想是達到了。」范昆伸了兩  
箇指頭道：「可是這話？」來人笑着點了點頭道：「正是。」

的。范昆道：「這箇自然，我們這原是有，的，抵是要借  
重大家領點惠兒來。」人道：「我昨兒回去，和錢爺將  
你的話細上說了，他也聞你令尊的名，說道：『抵是  
辦得乾淨時，他拿一百兩銀子開發你。』」差房兩行，  
范昆搖着頭道：「這箇單辦我們一行，還不能勾哩。」  
來人道：「你這話也依不得，橫豎我們的話明白了，  
我自然往多裡辦，已不得多一箇，我也多沾一箇  
惠哩。我看這事多也不能一百銀子打箇折頭。」



十兩還掙得上去、范昆道、我和你私議的話、房裡七十都還說的下去、我們折頭的事是不行的、當下兩箇商量定了、丟了三十兩與他、來人拿了六兩餘者、結案之時、我清這裡、范昆得了銀子、送了來人去了、隨即出來、要往朱大家裏去、可巧走了出來、正遇着了、那朱應言迎上、挽了手、就走說道、哥往那裡去、范昆道、這兩日公事忙些、不曾得箇空兒、方纔出去、意欲到葛愛姑家走上去、你這忙

碌上的、却到何處去、朱大道、我見哥這兩日沒到我家來、恐哥爲那結拜弟兄的事、怪着、特來看、你的、范昆道、怪却沒甚怪處、只是掃興的狠、朱大道、哥莫要爲他一箇人、就把我們的事、攔起來、我們仍舊可以辦得、范昆道、一時的興頭、已是打脫了、那裡又再起哩、到是你的事、我說過的話、時常記在心裡、只是我有心顧恋你、上想是見我的情、的、不知你家娘子、可知道我的好意哩、朱大道、哥



這話不必說的，人非草木，那裡有箇領人的好處，心裏都不感激的麼？哥能勾幫襯了我，真是死活不能忘情的。范昆因問他是些什麼東西當的？朱大道一支金簪子當了五兩，一對珠環兒當了十兩，一付金鐲子當了十六兩，一支珠花兒當了十兩，二兩還有些零碎首飾共當十五兩。范昆聽他說着，暗上的一算，連利帶本約得六七十金道。這些合共起來當本五十兩，加上利錢還得十多兩銀子。

這却是非同容易也罷。這裡有箇十七八兩銀子，是昨兒一件公事上得的，我只說拿去賭的，你這麼說，且替他，把金簪子、珠環兒兩件先贖出來罷。你可對你家娘子說，這是我姓范的錢辦來的，不然這些東西，再也不得見面了。朱大道哥如此好心，世上能有多少哩。我回去說了，明兒哥走了，我家去，還怕他不出來替哥磕頭麼？這一句話說得范昆心花都是開的，連忙將銀摸出來，遞了與朱



大道你可就替他贖了，不要又花去了，我是不能  
勾再管哩。朱大答應着，接了銀子，千恩萬謝的去  
了。這裡范昆腰裏剩了有六七兩銀子，回到家裡，  
見了范二虎，只說錢家來會了事，摸出銀子遞與  
老子道：盡數在此。到結案時，我四十兩來人講過，  
有箇二八提實銀三十二兩。范二虎只認是實接  
過銀子，粘了兩塊約，莫有一兩來重，遞與范昆做  
箇零用。餘者收了下去。范昆回到房中，馬蘭姐和

英兒在那裡看回兒哩，不提妨。范昆一頭進來，往  
他身上撲。蘭姐駭得叫了一聲，回過頭來，却是  
自己的丈夫。那知英兒被娘一叫，也駭了箇勾。只  
見他兩手緊上的抱住，呀的哭起來。蘭姐忙將手  
去他肩心裡抹着，叫了一會子，纔好了一宿無話。  
到次日，范昆起身走到縣前，見沒什麼事，就往朱  
大家來叩了門，只聽裡面問了一聲，却是朱大的  
妻子范昆應道：是我姓范的。朱大哥在家麼？只聽



裡面半晌不做聲。范昆只道不聽見。於是又說了一遍。只聽答道不在家了。范昆心下未免着急。看這光景甚是冷淡。不知朱大可曾辦到沒有。試問他一般。因向裡問道。昨日我借了幾兩銀子給他贖些當。他可曾贖了沒有。又聽裡面半晌說道。我們不知道這些事。就不言語了。范昆聽了這話。猜疑不定。接着又問道。他是甚時候出去的。裡面再不答應。怎奈心中又疑又氣。只得納悶走了。信

步兒進到葛愛姑家裡。那知朱大正在那裡賭得興發哩。范昆走到面前。把他一抓。道你好人。呵我費了多少心。纔替你想了方來。你却到又在這裡賭了。你只還我十七兩銀子。我們就開交。了說着就要打葛愛姑。不知就理。忙上前勸住。范昆當下正是一肚皮的氣。沒發送處。帶罵帶說的發作了。一會子葛愛姑拿了一碗茶。走近前來。道爺且吃了茶。今日看我的薄面。莫要說話。爺是最原全人。



的我的事，爺還不知道麼？炒散了，就沒賬了。范昆被他纏的沒奈何，只得吃了茶，住了殺。朱大在那裡，說不得，裡說得氣，也不敢出。大家來勸道：范大哥說不得要入局的。朱大哥權且讓了。范昆原是賭中的人，那裡有個着着不來的？於是立起身來，細問朱大的輸贏。已是十去七八了。朱大忙道：我讓哥來。范昆道：你這可殺不可救的。總到了手，便舞光了，還不把剩下的拿來哩。朱大聽了，忙將面前剩的三

四兩銀子，送與范昆道：哥拿了賭，就是下橫豎是哥的。總是我沒造化，怪不得哥着急，說着走開了。這裡范昆重新和眾人賭起來。朱大那裡捨得出門，站在旁邊，眼光不住的，只是望着那盆子裡，恨不得上前抓他一把。總是心事，口裡接着叫入擲，也沒有人來理他。看七范昆的三四兩，又是光了。在身邊摸出，昨兒他老子給他的那兩塊來，擲了兩轉，仍舊輸得乾淨。那臉上的氣色，已是變了面。



前沒了錢又不能下手，想起朱大的妻子來，方纔那般的舉動，我這煩的心是丟在空處的，又想道：朱大自從得了我的銀子，便在此賭了，或是他不曉得我的這片好心，也未可知。倘那簪子環兒，覷了與他，諒不至如此冷淡。一頭想，一頭望着人，擲葛愛姑，只道他出神，是爲沒了銀子。忙道：「范大爺，可是沒錢了？我這裡會兩錠給你賭便了。」怎這般沒神兒哩？范昆道：「不相干的，我是想着別的事哩。」

也罷，你有銀子借出兩錠與我罷。愛姑伸手遞了兩錠過來，范昆接了，纔要擲時，外面傳進來說：「范大爺家裡有人尋了半日，尋到這裡，叫他急上回去。」姐兒病起來了，范昆聽了，忙起身，還了愛姑的銀子，就走。未知英兒吉凶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惡風流輕拋枉法錢 熱因果三設偷香計

却說范昆正在賭得輸急了要搬本的時節忽聽  
女兒病了家中來喚他於是急上的回到家中看  
那英姐兒已是驚過好幾次了蘭姐抱住他娘迎  
着范昆道你昨兒回家像瘋了的撲在你媳婦身  
上是什麼樣兒自己的一箇妻子有這麼頑法被  
孩子駭的驚了你來看上范昆方知是昨日和妻



子耍了一下子驚了女兒當下急的沒頭腦問道  
可請醫生來看他娘道還等到這時候麼方纔是  
六兩銀子買了一顆到地的牛黃鎮驚錠來吃了  
纔平安了些范昆聽了不言語幫着照應不敢出  
門次日英兒漸七的好了起來也就罷了范昆仍  
舊到縣前辦事這日那錢家的被告錢灼也來會  
了過了兩日懸了牌要審兩造俱傳到了候着當  
下坐堂傳了被告進去半晌又傳了原告聽說審

得錢灼係錢百萬胞弟屢次向哥子借貸因情理  
難容以致控案今斷錢百萬義助伊弟銀二百兩  
以爲資生之計此後再不許上哥子的門倘有不  
不遵斷理之處令伊兄即行赴稟重究不貸審了  
下來即令錢百萬交銀錢灼出了甘結給領完案  
范昆尋着原告原來的人找了七十兩提了十四  
兩給他又向被告索了飯食共得了有八九十兩  
銀子拿出五十兩充了公自己私得有三四十金



過了一日想道朱大前日拿去的是輸去了他妻子那裡知道有這件事眼見得這銀子是白花了我今兒這箇銀子難道還白送了不成莫若到他家裡當着他妻子的面替他贖些出來他若是有心時必要出來感謝我的這樣就有五分得到手了縱然不出來有句熱情的話也還可以入得設不然接待得比往常殷勤些茶兒艷七的酒兒濃濃的這是有了一颗的心到底不難成就了一颗想

着一颗頭要往朱大家來那知他那羣賭友早知他賺了許多的銀子在身邊都是眼光落着他的當下白強約了些人在家裏挑他一頭走到縣前來尋范昆恰好遇着了不由分說的拖着就走只得到那裡去賭了一日到晚大家吃着酒說道葛愛昨兒結拜了箇乾女兒是新上來的叫箇什麼夏玉官兒聽說好一箇粉頭年紀纔十八九歲唱的好一口小曲兒我們幾時還在那裡賭一局就



叫他接了來我們看上范昆接口道擇日不如當日我們就去何如大家都有了酒說散走一羣兒到了葛愛姑家裏愛姑正在未睡聽得賭客到了連忙出來接住了道你們那裡來的却這齊爽上的衆人道聽見你新結拜了箇乾女兒特來尋着你可接來我們瞻仰瞻仰愛姑道噯喲上原來你們這時節來不是賭的却是爲這箇人的他此時不是有客就是睡下了不然便是被別處接去那裡

得到這裡來明兒早些我接他到了你們儘管來看便了今兒是不能違命的了范昆原是酒多了的聽了這話不覺的暴躁起來道我們走罷不看了太看不起人我在這門裏也還用過些銀子怎麼叫接箇不要緊的表子來值這做翹愛姑見他發話冷笑了一截道范大爺想是吃醉了話未說完碗都是粉碎衆人忙上前拖住了范昆坐下道范大哥且莫着急愛娘說不得今兒是要接來的



范大爺是箇左性兒不然不得開交的愛姑被衆人說着又無奈范昆恃強撒潑慣的只得叫起人來去接這夏玉官去了兩箇時辰方接到了葛愛姑迎住將方總的話說了一遍夏玉官道乾娘來喚不得不來家中實在還有客哩我只打了箇花說一道便回的乾娘這裡鬧的却是那箇愛姑道就是縣裏范二虎的兒子范昆他不知在那裡吃醉了來這裏尋事你到外邊應箇卯兒可就回去

照應家裏的去說着同了到廳上見了衆人范昆見了却是整齊笑着道怪不得這樣惹杖兒的恁麼不做些身分玉官聽了只做不聽見問了別人的姓轉臉兒過來向着范昆道這位爺還沒請教的姓哩范昆道我麼就是縣裏做衙門的姓范玉官道哦原來是范大爺有箇范二太爺那是爺的什麼人哩衆人道那就是他的令尊玉官道這箇我們真是有眼不識泰山了爺們今那裡赴了宴



求的理白強在旁邊道今日是我的小東道因爲  
席間談起你來大家興趣到此的范昆道閒話少  
說了我們既已到此是不能回去的愛娘可條了  
席好入局的愛姑聽了忙去設起坐位大家站起  
來人座范昆捻了玉官一把悄上的道我們是要  
頑的玉官點了點頭衆人見范昆立住了大家道  
怎麼不來范昆道你們來着我，我要歪一歪去酒真  
醉了衆人會意只得聽他去了，下人范昆拉了玉

官到愛姑床上雲雨了一番玉官便要回去范昆  
那裡肯放道這時節已是半夜裏了還往那裡去  
逼着他解了衣裳但見這玉官露出那粉白的身  
子胸前拴了箇大紅撒花抹胸兩臂上繫着金玉  
鐲子光鑽進那紅綾被裡去范昆看了真是消魂  
自己也解衣上床撲抱着玉官橫着身子兒將那  
話擱了進去抽了一會子仍舊伏上身去叫玉官  
兒將兩腿夾得緊七的淺抽深送又弄了有兩箇



時辰方纔與盡而洩睡到有五更盡頭被衆人到  
房前開了起來淨了手入到局中直賭到天明玉  
官起來梳洗了范昆拿了五錠銀子交與愛姑道  
這箇把與玉官我明兒還要到他家裡去哩叫他  
收着就是了愛姑接了進去少頃玉官出來謝了  
一散辭了衆人上轎去了這裡范昆和衆人又賭  
了一日到晚方散一宿晚景不題次日起來算了  
兩日連輸帶用約莫有十五六兩於是又帶了十

五六兩於是又帶了十來兩銀子在身邊在縣前  
應酬了一早晨獨自一箇走到了夏王官家來原  
來這夏王官跟着哥兒夏三寶過並不曾嫁人夏  
三寶附在清客王有名下做箇唱的有房妻子年  
紀也和玉官不相上下叫箇銀官都是蘇州籍貫  
銀官也會唱箇小曲兒顏色比玉官還強些范昆  
到了玉官出來接着說起嫂子的技藝來就兩箇  
拿了弦子彈着唱箇滿江紅兒玉官又唱箇馬頭



調唱了一會子辦了飯吃了玉官接了箇乾姐兒  
來和范昆四箇人闌了半晌的牌晚上接來的去  
了范昆仍舊和王官到他床上睡了到次日起身  
走出想起朱大來到底淫情不斷還只望他妻子  
到手就一徑走到他家裏事不湊巧又值朱大不  
在家裏只得回到家中吃過早飯就仍舊出來四  
下裏尋覓這朱大却說朱大自從在葛愛姑家裏  
吃了范昆一頓沒趣只道他再不和自己遇事別

裡還敢見他的面哩連這愛姑家也都不能勾入  
門的了所以連日俱在別處汪打這范昆直我了  
一日却是影兒也不見他的到了下午的時節心  
裏想着這時候朱大約莫該歸家了我只做問他  
要還銀子不怕他妻子不來將就我些於是一徑  
又走往朱大家來一頭恰遇着了朱大分外的陪  
些小心請他裡面坐口裡大哥長大哥短的自己  
承認了許多的不是處范昆被他花言巧語的要



發作又放不下意來想道這心事倘揭破了恐朱  
大不能依允莫若將計就計的賺他一下子罷隨  
口道我的銀子已是被你花去了一番的熱意見  
却丟在了空處如今你且進去和你嫂子說要這  
些東西時我還可以出點力這次却不經你的手  
了只叫你嫂子來和我當面說我便傾囊相助未  
大聽了這話心中一想已是明白了半自己原  
是箇以賭爲命的到也不大嫌這一頂綠帽兒忒

道這人出言吐語俱是不良的心原來前兒仗義  
捨了那十多兩銀子就是想着我家的了怪道當  
初和我說要大家結箇義又要把各人的妻子拜  
了姊妹哩如今他是這意思倘然決裂了他要  
起我還銀子却怎樣回他且而此後再莫要他出  
手了橫豎我也做不得主只進去說七看依了時  
我也落得有銀主兒手頭寬鬆些好暢賭他兩次  
的一頭想一頭答應了進到裡面拽了妻子的手



往房中一坐他妻子道做什麼有話便說罷了要  
拉我進來做甚麼哩朱大笑嘻上的道我告訴你  
箇天大的喜事妻子聽了詫異道什麼天大的喜  
事你可是要瘋了哩朱大道我前兒當了你那些  
東西你時常的咕唧我昨兒和這范大爺說起他  
就慷慨要借銀子與我替你贖出來妻子道我不  
曾聽見世上有這般的好人你莫倚着紅棗兒當  
火吹哩不要說沒有這樣的事就是借了與你上

却從那裡有的來還他哩朱大道他說明了是不  
要還的妻子道他却那樣兒看上了你借許多的  
銀子不要你還這箇裡頭就有原故方纔說借還  
是有了事若說不要還他平白捨你他必定是將  
銀子做箇鈎兒你接了他銀子就上了他的鈎了  
你可別做這想朱大道你的話却是在理但他已  
借過十來兩與我了原說替你贖簪子和珠環兩  
件的我一時不是賭去了所以不曾告訴你妻子



道怪得前日這箇人走來尋你七却去了兩日不曾回來他在外面問道借了銀子與你贖些東西可曾贖了我却回他我們不知這些事他還絮叨七的只顧問我後理他便走了原來你却得着銀子賭去了朱大聽了這番的話明是范昆前兒和他在葛家開的竟在此先吃了箇沒趣借事發作道你既知道是我借了他的也不該那樣的冷淡他七如今還可以商量些借來贖出你的來他

却不肯經我的手妻子道不經你手便怎麼難道要我去向他手裏接來不成這樣的話還虧你不硬口氣你也不成箇男子漢大丈夫了我不聽這些話我這些東西橫豎被你弄光了我也不要了你莫在我面前說這沒氣的話當下朱大被妻子說的無地自容那裡還敢說出叫他親自去和范昆商議的話來坐了半晌想道妻子是箇女中的錚七的出言總是些正大的話那委曲的心事是



不能出口，怎奈這范昆三番兩次的來，倘就他又回不出箇話來，進是不能退，又不可，真是有鈔取携皆自便，無財左右做人難。後奈何立起身來，却不往前面走，一頭開了後門去了。却說這范昆坐在外面等着他出來，許久不見，只得叫道：朱大哥，怎麼說了不見答應？抹七氣兒，又坐了半晌，還不見出來，便發話道：怎麼讓我候着有話沒話，到底出來回我一般？難道這樣的好心，尋上門兒還不

見情，恁那裡應一般兒？范昆一想，老羞變成了怒，高聲叫道：把前兒借的十七兩銀子要還我哩！我是做得出的，銀子都是好拿的，麼還不把眼眶兒放亮些，等我做出來的時節，也不怕你不依我的。樣哩，說着手裡撲着桌子，朱大的妻子在裏面聽着，又是說，又是氣，一時間想不出主意來。道：事到如今，已是不能不露面的了。這人心懷毒計，不發箇威，他還以為可擾哩。當下計議已定，一頭將連



糞的馬桶和刷帚兒撒在手邊來只聽外面還在  
那裡連三帶五的越說那話都越邪了朱大的妻  
子就發話道是什麼人在我家這麼鬧我家沒人  
在家裡你說給誰聽哩再不滾了試上老娘的手  
段范昂聽了心裏那一把無名的火直充上來想  
道他左右是一箇女流他丈夫該我的是實我只  
做要債鬧出來也不怕他於是站起身來往裏就  
走口裏說道我把這朱大叫他把龜頭兒伸出來

怎麼該我的錢躲住了不會叫老婆撒起潑來話  
未說完那脚已到了他房門口了只見朱大的妻  
子立在房中叫道反了天了你是甚人闖進屋來  
人家都沒內外的麼說着暗上的開了馬桶拿了  
刷帚兒在手裡范昂不知有計一頭走進房來朱  
大的妻子却是手快那刷帚連糞兒刷來范昂邊  
要翻走時頭上身上已是濕淋淋的黃糞兒堆滿  
了那裡接着又是一刷帚臉上沒鼻子沒眼睛都



是蓋於是沒命的往外就跑後頭以喝着趕上來  
及到出了門早已經了幾十刷帚朱大的妻子見  
他出去隨手將門關上了氣喘吁吁的走回房來那  
滿地總是糞和尿又急又氣又好笑自己打掃的  
乾淨了不在話下却說朱大出得後門不敢運行  
只在左右閒逛了一會子只說聽范昆的做爲自  
己做箇方便人罷了就坐在前門左邊一箇香腸  
舖中說些閒話足上有兩三箇時辰不見范昆出  
來只道妻子有箇圓便了正在想着只見范昆抱  
着頭往外跑看他身上都是像黃泥似的貼了一  
身心裡有些驚訝不好從前面回家仍舊開了後  
門來未知如何且聽分解













